

挖香樟种香樟,如此折腾要不得

社会热点

□赵清源

南京机场路两侧的上百棵香樟树被挖掉,然后,又花七八十万元移植了一批新的香樟。为该工程立项的雨花台区住建局局长程道伟称,主要是旧树基本没用了,“这批旧的香樟在当初建机场路时就已经种下去了,十年了,到现在还是这么小。”

政府在种树,挖出的是香樟,种上的还是香樟。这不是模仿鲁迅先生经典文字的桥段,而是在南京城真实上演的一幕。

种树的主要目的是绿化,树又没死,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重新种树呢?决策者理直气壮,气壮山河——

“长不大”。那么,要多大是大呢?种树工人说,挖走的树是直径13cm以下的,新栽的树是直径17cm的。真大呀!至少差4cm呢,何其科学,何其严谨,虽然目测看不出来区别,可总算是有了区别。如果是大忽悠前来调病,这位程局长或许会觉得“我这脸是越来越大呀”。

这是不是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折腾呢?查字典,折腾有三层含义:翻过来倒过去,反复做某事,折磨。种了挖,挖了种,同一件事反复干,不是折腾是什么?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会上提出著名的“三不”——不动摇、不懈怠、不折腾,可到了下面,瞎折腾的地方却不在少数。

如此折腾其实并不是第一回,就在大约一年前,南京曾准备用3000万至5000万元,对一些楼宇

的屋顶进行屋顶色彩改造,理由相当令人惊异,只因某市领导视察了一次紫峰大厦(南京的地标志性建筑),看到一些楼宇的屋顶乱糟糟的,色彩也不统一。

领导说树小,就要重新种;领导说乱糟糟,就要重新上色……领导的眼睛就是衡量的标准?领导的意志就是决策的依据?动辄几十万、上千万,纳税人的钱咋就那么好花呢?当地的财政预算有这一项吗?还是早就为领导的拍脑袋留下了专门的空间?当地的人大起到监督的作用了吗?还是根本不知道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?甚至根本不关心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?说到这里,不得不表扬一下当地的媒体。因为,和许多所谓的异地监督报道不一样的是,这些事全是当地媒体曝光的。这说明,至少还有媒

体这双眼睛没有闭着。

在百姓眼里,这是折腾,不过,在决策者、官员、领导那里,未必就是折腾喽,那是GDP,是政绩,甚至是别的什么。正如报道中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建专家所说,“移一棵树费用是种一棵树的三倍。”而且,那些被移走的树木,施工方可以再卖给其他需要种树的项目。这个利益链,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频繁“移树”的现象。原来,黄宏的小品早就预言了这一切,原来“挖个坑,埋点土,数个一二三四五。自己的土自己的地,种啥都长人民币”并不是梦想。

现在,树也挖了,钱也花了,事已至此,除了第N次地呼吁政府决策要公开透明之外,恐怕还要问一问,如此经不起推敲的决定是怎样出炉的,又有谁该为此负责等等。否则,类似的荒诞剧恐怕还将一幕幕地演下去。

哭穷与炫富 其实都是心穷

□唐伟

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,对全国31个省(区、市)1056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55.6%的受访者坦言如今“哭穷帖”较多。

“哭穷”并不少见,在听闻和见证之余,每一个人都有着基本的发言权。一度以来,我也是逢人必哭——“穷死了,生活悲惨啊”。在我身边,同样不乏其人,一比较下来,似乎只有更穷,没有最穷。

“人人哭穷”的结果,就是生活的幸福指数严重受到影响。“哭”的结果,要么是自怨自艾,要么是怨天尤人,似乎一切过错和责任都是外在因素造成的,而独少自我反思。“哭穷”如同传染病,加剧了社会的浮躁和暴戾。结果是,真穷人也哭,假穷人也哭。2011年广东省省人大会议闭幕代表的讨论会上,省人大代表袁吉洁向在场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诉苦:“我有正教授职称已经超过10年,做副厅也5年了,但我现在的工资依然买不起房。”早在2010年,一项问卷调查显示,认为自己是“弱势群体”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.1%;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.8%;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.4%。

与哭穷相反的,则是炫富。“烧钱男”、“雅阁女”、“炫富女”,各种“美美们”以惊艳出格的举动,吸引着舆论的关注,也刺痛着公众神经。事实上,哭穷与炫富,是一种事物的两端,就如同镜子的两面,按照著名作家蒋子龙的说法,“盖因心穷”。

经过数十年的发展,物质已经日益丰富,但“哭穷帖”却泛滥不止,幸福感日渐消失,这可能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隐患和危机。相比于物质上的脱贫,精神上的脱贫更为重要。

大学校园限游还需“导游”

□李力言

大学校园是一种特殊旅游资源,面对游客需求,不能一禁了之、拒之门外,也不能放任不管,任由旅行团的三角小旗遍地招展。

每逢节假日,校园里人满为患,食堂里游客满座,各景点人声鼎沸,这是国内不少著名大学普遍的烦恼。日前,有着“最美校园”之誉的厦门大学宣布,将从6月1日起实施“限游令”,不允许旅游团进入校园,大部分食堂将不接待游客,不再接受现金消费。

大学“限游”,不乏先例。去年北大就作出了每日参观游客在5000人以内的规定,清华则将高峰期参观时间限定在8:30~16:30。不管是限制游客数量、参观时间,还是限制消费,大学的“限”字文章都有着相似的初衷:防止大学的环境、教学和后勤等资源短期内被大量游客透支,维护校园运转秩序。

从社会反应看,每次大学出台“限游”规定,常常是既有掌声也有砖头,校园管理人员和学生大多欢迎,游客和旅游业人士则大多反对。人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

来看问题,本属正常。问题在于,当四面八方的游客涌向各大名校,大学和游客都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,如何在旅游需求高涨的背景下寻求二者的平衡点?

在今天的社会生态中,大学既不可能做遗世独立的象牙塔,其固有的公共性也要求大学资源适当向公众开放。但校园毕竟不是公园,作为教育机构,需要保持教学秩序,集中资源教书育人。即便在假期,也依然有很多学生留校学习和做科研活动,不应受到干扰。

大学校园是一种特殊旅游资源,面对游客需求,不能一禁了之、拒之门外,也不能放任不管,任由旅行团的三角小旗遍地招展。此次厦大的“限游令”,就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,对旅游团说不,但零散访客可以在校门口登记后进入校园。

但是,“限游”之外也需“导游”。这需要有关部门和大学加强协作,对大学校园旅游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和利用,引导游客理性参观、文明参观,使风景与人文共生的校园,成为教育国民、以文化人的一方乐土。

广告